

宇治的滋味

梁永安

飞到京都后,驱车宇治。宇治的平等院初建于九世纪,是日本平安时代池泉舟游式的寺院,名列世界文化遗产。其中的精华是凤凰堂,日元的10元硬币,铸的就是它的图案。堂内供奉着管辖极乐净土的“阿弥陀如来佛”,四壁围着五十二个坐在云端的仙神。很多初中模样的学生结伴而来,还有大量的欧美、印度游客,来客再多,进入凤凰堂的人数却很有限,十五分钟一批,每批二十余人,井然有序。

走出平等院,心里感叹,以往来过京都多次,却从未有过到宇治一游的念头。细想缘由,恐怕还是因为宇治抹茶的名声太响。对抹茶喜爱已久,但从来不会因为某个地方的饮食闻名而奔去。哲学家叔本华谈“欲望”时,说有一种欲望既自然又必需,这就是“饮食”。而在“吃”这个“必需”上,向来喜欢极简。外出参加过一些活动,最怕的环节是宴请,心里喜欢一个人找个小馆子,看看粗茶淡饭中的风土人情。淹没在人间小巷中的感觉真是好,而精致装修的大宴席总是让人心里空空。这回到宇治看平等院,发现到处都是抹茶店,忽然很想在这个闻名已久的地方尝一尝抹茶,尤其是抹茶冰淇淋。

从平等院正门出来,寻寻觅觅绕了一圈,豁然看到一家“增田茶铺”,心里一亮,有种“总算看到你”的欣然。听人介绍,宇治抹茶老店中,丸久小山园、山政小山园、伊藤久右卫门和中村藤吉最为著名,而最受欢迎的抹茶冰淇淋,却是眼前这家增田茶铺。这里的冰淇淋有两种,一种是熟悉的青绿色,一种却是貌似巧克力的淡色。先买了熟悉的,树下小口品尝,味道纯纯,果然是岁月已久的绵润。唐朝诗人卢仝喝抹茶,时光在心头有甜有苦地流过,写下“碧云引风吹不断,白花浮光凝碗面”的轻叹,这抹茶冰淇淋的滋味,何尝不是如此?

慢慢吃下这抹茶冰淇淋,意兴未然,又买了一个巧克力色的。尝了一口,才发现与巧克力毫不相干,味道滤去了抹茶的淡苦,另有一种清香。查了资料,才知道这是焙茶冰淇淋,是经过烘焙的绿茶,细细研磨,沉淀出一份纯净,融入冰淇淋中。果然世界上的饮食与生活是无穷的对应,任何一种食材,都有无限的可能,让人发现和品味。

天色将晚,要道别宇治,又买了一包增田茶铺的抹茶粉,回国后细细琢磨。在日本的行程还有十来天,走的都是日本文学的历史踪迹。这抹茶的味道将伴随始终,会留在长久的记忆里。



今年夏天,很热。上周入伏,进入三伏天,更是热得斗志昂扬。温度高了,当然抱怨的声音多了。我得违反大家的感受,旗帜鲜明地说:伏天就是福气。我当然也知道,高温下,感觉很不爽,但是,有时,我还特意在午后的阳光下迈出“闲庭信步”的步伐来。这时的阳光,白花花,的冬天你晒不到,秋天也晒不到。极致的阳光味道,不在此时又在何时?——我体寒,有意为之。“闲庭信步”中,抬头望,天上的白云,不动,很高,也很白。这样的天空,也是其他季节难以看到的极致。



斗室堪留知己 杯茶亦可谈心 (书法) 陆康

奇怪,夏日的洛杉矶怎么会没蚊子? 然虽则无蚊,眼前仍不时地有蚊影闪过,或曰飞蚊症。已经习惯了被叮被咬被抽血,都不太习惯没恶虫的日子了。离沪的前夕,点着驱蚊灯,小孙囡小暑之夜仍然被咬了五个大包。当然,它们更不会放过我。深夜案劳,从开始到结束,上下左右的抽血何曾消停。而我的短板正在于自

己的过敏体质,既受不了蚊香熏,也受不了电蚊香,包括雷达灭蚊剂,一闻就喷嚏连连。一直有报道说,电蚊香有微毒。也尝试涂抹驱蚊剂,但就像镀了一层塑料薄膜,刷了一层包浆,难受。原以为电蚊拍可以终结恶蚊的骚扰,但憾其笨重,苦其颀颈。盖恶蚊如魅,时隐时现,举着蚊拍,刚作突刺状,它即高蹈而去。等它来,偏不来,放下蚊拍,它又耳边嗡嗡了。恼得你倏地起身,挥舞蚊拍一阵横扫,却又杳无踪迹……这一刻宛如网球女神李娜手持球拍而摆足功夫,面对无形之敌跃跃欲试,结果却是一场沪语所谓的“捉虚空”而已。蚊魅如鬼,当年蒙古蚊子的风格又闪现眼前。2006年,也是这样的一个夏夜,我和徐洪慈先生夜宿蒙古国的“后杭爱”草原。现在有一首著名歌曲,唱“乌兰巴托的

慢慢就到了近黄昏的时候,当我面朝东边的时候,夕光把我的影子曳得长长的,看起来有些虚张声势。影子曾经让我着迷,我喜欢踩着自己的影子玩,我动,它也动,但因为光线的缘故,我们的动并不完全一致。和你最亲密的事物都不可能和你丝丝入扣,踩影子玩让我感觉到这种属于人生的经验,但当时只是奇怪:我的影子,从某个角度看,会比爷爷奶奶的都要大。我把影子当作是一个活的生命,是我个体变化中的一种,影子会和影子说话,影子会和影子玩,这和鸡鸭都有自己的群落一样,和鸟成群一样。有的时候,我们也会被影子所吓唬,比如云层移动的时候,影子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。我把影子当作一种活的生命,可能和奶奶当时的一个举动有关,小时候走路趔趄,但孩子,总归是没有学会走就要跑的,喜欢把双手张开,当作自己是在飞翔,这往往就会摔跤。而倒地了,痛了,便会哭,这是孩子寻求帮助的小把戏,或许也是想找到生活中的平衡。如果是被大孩子欺负,那么出现在面前的奶奶可以呵斥,但现在明明是自己把自己摔倒了,明明是自己被自己的影子绊倒了,守护神一样在我哭喊的时候一如既往地出现在面前的奶奶,会狠狠地用脚去踢让我摔倒的地面,用笤帚去打这块地面……往往,这个时候我会破涕而笑,再狠狠踩自己脚下的土地几下,如果有

己的过敏体质,既受不了蚊香熏,也受不了电蚊香,包括雷达灭蚊剂,一闻就喷嚏连连。一直有报道说,电蚊香有微毒。也尝试涂抹驱蚊剂,但就像镀了一层塑料薄膜,刷了一层包浆,难受。原以为电蚊拍可以终结恶蚊的骚扰,但憾其笨重,苦其颀颈。盖恶蚊如魅,时隐时现,举着蚊拍,刚作突刺状,它即高蹈而去。等它来,偏不来,放下蚊拍,它又耳边嗡嗡了。恼得你倏地起身,挥舞蚊拍一阵横扫,却又杳无踪迹……这一刻宛如网球女神李娜手持球拍而摆足功夫,面对无形之敌跃跃欲试,结果却是一场沪语所谓的“捉虚空”而已。蚊魅如鬼,当年蒙古蚊子的风格又闪现眼前。2006年,也是这样的一个夏夜,我和徐洪慈先生夜宿蒙古国的“后杭爱”草原。现在有一首著名歌曲,唱“乌兰巴托的

夜,很静,很静……”很是深沉。当时,为什么没人吟唱“草原之夜的蚊,很凶很凶”呢? 蒙古的蚊子就像蒙古男人,粗犷彪悍,其求爱风格,直接扑上,直接插入,管你知不知觉,好这一口,死也值了。所以,草原之夜,对“蒙蚊”的惩戒尺度从来不用太大,当地人有“撻蚊大法”,觉得痒了,你应该自上而下,书生拂袖一般,顺臂轻轻一撻,别带情绪,则顺着手臂就是一条血路,足可撻死十多只。但“撻蚊”之法不能照搬汉地,“汉蚊”闪亮,非电刑不足以超度。

愤怒中右手持拍而待,我估计我的汗味已达“膺级”。果然黑暗中,上下三层所有的蚊子,都奔我而来。俄顷,脚趾痒,我根本不用探视,蚊拍直指趾痒处,便有“啪”的一声,且一亮,一蚊电毙。黄色的库蚊。继而,腿肚奇痒,活,小孩干轻活,我们配合得天衣无缝。父亲一边挥锄,一边就开始讲笑话了。他是个极有才华的民间段子手,善于从方言俚语中挖掘素材,槽点一句一句爆出来,句句都能押上韵。于是我们所在的那块地便充满了欢声笑语,炎炎的烈日早已被他诸脑后。路过的和不远处劳作的村民们见了,都说我们一家就像在说相声。如今想来,父亲难道不热吗? 他打赤膊的时候,我见过他背上的汗珠,有玉米粒那么大。他穿的衬衣,只要出个门,回来就全湿透了。所谓“心静自然凉”,更多是一种从面对的心态占了上风吧。

参加工作以后,我自然不需要再下地劳作。父母也转变了身份,成为城里人。但从前

影子,也踩影子几下,我觉得是它绊倒了我。童年时影子带给我的记忆,除了让我去踩,去踢之外,还有就是坐在一楼的房间里,玩影子动物的游戏。窗外是晒地,有灯开着,灯光昏黄而黯淡,爷爷奶奶是节俭的,但天黑后,他们总是打开这盏灯,这边临着村里的主路,走动的人多,他们

影子动物园

李郁葱

说,灯关了,走路不方便。这盏灯的点亮,带给幼年时的我一座影子动物园。动物园的门何时开启的? 隔着数十年的光阴,我已经有些模糊,但它当时让我编织出了无数的故事,这动物园的钥匙便是影子,具体来说,就是手的影子。亮着的灯把光洒到房间里,会把人的影子像波浪一样推到了里面那面墙上,有一回,也许是外地读书回来的表姐,也许是打工返乡的堂哥或者叔叔,看了看墙上的影子,说,教你玩一个游戏吧。这是何等神奇的魔术:在灯光下,把双手摆成不同的形状,影子便会出现各种小动物:两只手交叉大拇指勾在一起,一只苍蝇在墙上展翅飞翔;同样,不同的手指和手势下,狗、狼、猪、羊等等在墙壁上争先恐后蜂拥而至。



我照旧不动声色地伸了过去,又是“哔”一声,一蚊授首,斑马色的伊蚊,沪人所谓“花脚蚊子”,咬人最疼者。有了两次的成功,我已确信